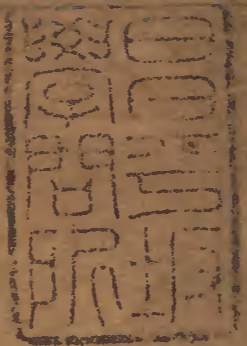


陽明外別集錄

四之六
一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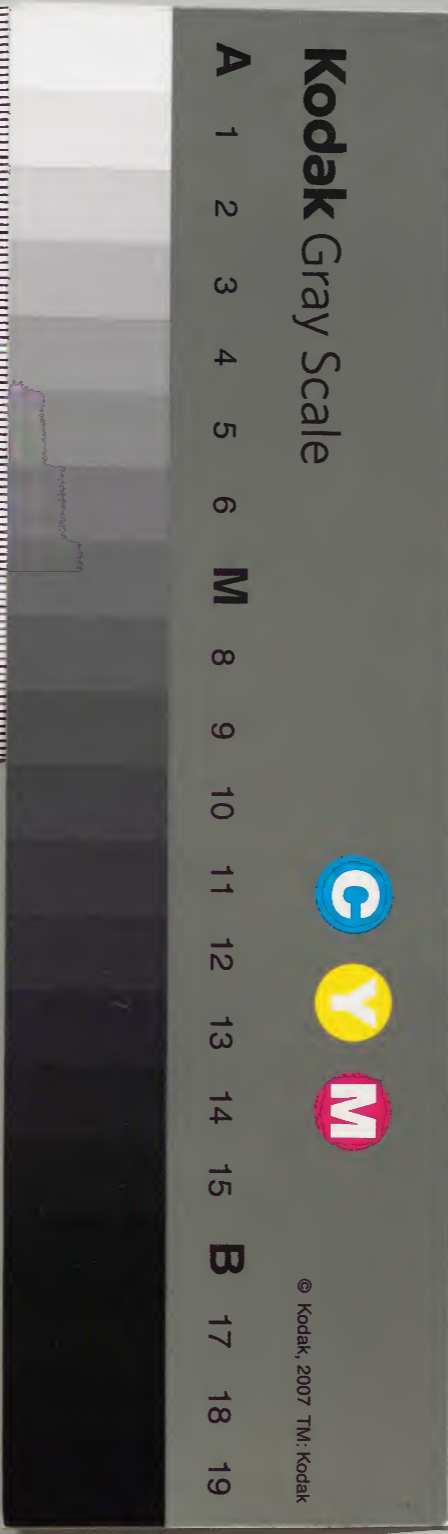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一 四	三 五 五	三	漢 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一 四	三 五 五	三	漢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53	
冊數	8 (6)		
函號	314	29	

別集 二十六之一

共二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四

奏疏四

飛報寧王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漢草文庫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

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

查議處置叅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

贛州啓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

據該縣知縣等官顧似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

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

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四

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
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
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
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
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
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
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
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
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
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

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
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
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勝
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
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
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
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
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
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為
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

天朝明辨錄卷中
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
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
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况此地方
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
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齋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
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
區畫稍定各官畧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
照前旨入閩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
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
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

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
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
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
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
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
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
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
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况亦見在同事當
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
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

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即為控制急遣重兵
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
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
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似新淦縣知縣李美奉
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
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闔省
各官今見在者乞一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
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
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
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

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
輒遵依 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
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度幾
軍衆可集地方有賴 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
反重情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
旨

再報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
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 二 緣係飛報地方謀反
重情事理為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人來
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為所攔截合再具本

專差舍人任光親賞謹題請旨

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聞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為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箇為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疔瘡僅存殘喘毋喪權

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之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捨攘哀控不知所云緣係懇乞天恩便道省葬事理為此具本奏聞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申
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獲寧
府齋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看得檄
榜妄言惑眾譏訕主上當即毀裂又以事合聞
奏隨即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昌府學教授
六月十三日寧府生日次日各官謝宴突起反謀殺
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囚死黃叅議馬主事其餘大小
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奪印信放囚劫庫邀
截兌米分遣逋寇四散標掠聲言要取南京就往北
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

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實皆入府內號稱軍師太
師名目二十一日將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
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叅政季敷代齋僞檄榜文赴豐
城吉安贛州南安并王都御史及廣東南雄等處俱
各不寫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歲比承芳等不合
怕死及因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齋至墨潭
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等拿獲隨審季敷供
係先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叅政裝帶家小由水路
赴任行至省城適遇寧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隨
衆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敷自分死國因妻

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夫女要死母後因看守愈嚴
求死不遂至二十一日放回本船惜死良久方甦二
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呼敷進府將前偽檄榜差
旗校十二人督押敷與承芳代齎敷計欲投赴軍門
脫身報効不期官兵執送前來等因案照先爲飛報
地方謀反重情事已經二次差人具奏去後今審據
前因叅照寧王不守藩服敢此稱亂睥睨神器指斥
乘輿擅殺大臣放囚劫庫稔不韙之罪犯無將之誅
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四朝職託心膺舉人劉養
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面事雙豎爲

之出謀發慮既同狗彘之行難追斧鉞之誅叅政李
敷教授趙承芳義未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暴
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之徒鈐制於外在法固所當
罪據情亦有可憫除將趙承芳李敷監禁一面檄召
兵民隨機應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聞處
置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陛下在位一十四
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
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
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
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

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
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
雄之望定立 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尚有可圖群
臣不勝幸甚為此具本并將偽檄一紙封固專差舍
人秦沛親齎謹題請 旨

留用官員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照得江西寧府謀叛據城練兵分兵攻劫囚禁方面
官員有操戈向 闕之勢此君父之大難臣子憤心
之日也臣在吉安地方調兵討賊四路阻絕並無堪
用官員適遇 欽差兩廣清軍御史謝源刷卷御史

伍希儒各赴京復命道經該府不能前進各官奮
思効力討賊以報 朝廷臣亦思軍務緊急各官俱
有印 勅方便行事遂留軍前同心戮力經濟大難
待事寧之日赴京復 命緣係留用官員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江西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
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
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萬人虐

燭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驟進乃退
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
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
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
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
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
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
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
御史張鰲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
進士郭持平軍門叅謀驛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

察使致仕劉遜先任叅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
府閒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
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
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寧王聲言先取
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爲彼所襲乃先張
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
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
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
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
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

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爲一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爲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談

儲推官王暉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傍攻夾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臣乃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

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
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縲而登城中之
兵士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
拱條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
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
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
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
叅政劉斐叅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
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
希儒權令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

奏及一百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
奏報外竊照寧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
郡遠近震懾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
師尚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
土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
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
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
當此物情睽貳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
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
萬伏願 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

以勵遠近事勢難為之日覆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
况敢避邀賞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專差
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 知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
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
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圖時遠
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
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
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

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
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
藍進士郭持平叅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
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
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為
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
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
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
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

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
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
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
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
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謀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
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
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汙大誓各軍申
布 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
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
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

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
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
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
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樛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
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
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
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
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
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謀報及據
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

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尅是日有
守城萬明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
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
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
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
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
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
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
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
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

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
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
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
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
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
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
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
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
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
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

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竒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伍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章璿談儲推官王暉徐文

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旣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

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
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
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
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
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
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
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
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
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璣引兵亦至臣以
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

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
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
璣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
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
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
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
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
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
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
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

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拘
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
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
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
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
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
等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
曠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鏗王信吳
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
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

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
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二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
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
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
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
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
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旣擒寧王
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
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
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

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
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
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
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
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
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
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
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
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
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

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
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
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
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
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
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
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搔手莫敢論其是非
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
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

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偽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

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

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屢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瓊林瑛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

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鄒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為難得况當震恐搖撼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

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知

奏聞 益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近蒙 益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 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汭等處住劄刻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楊銳前來建昌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雨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勦及照知府曾璵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 國家之事莫大於戎今寧藩不軌驚動多方提督都御史等官倡義協謀進攻憤忠思勦上以紓朝廷南顧之憂下以解生民荼毒之苦况我 殿下

國朝分封至親理宜助餉軍門共紓國難具本啓
奉令旨發銀一千兩差官胡敬儀衛副陸澄書辦
官并旗校官等前去提督軍務王都御史處犒賞敬
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
施行等因到臣爲照寧王謀叛稔釁多年積威所劫
無不委靡况其舉事之初擅殺重臣衆號一十八萬
肆然東下雖平日士夫號稱忠義莫敢指斥今益
王殿下迺心宗社出私帑以給軍餉非忠義奮發
急於討賊豈能倡言助正以作興軍士之氣如此伏
望皇上特勅獎勵以激宗室之義以永益王

殿下爲善之心以夾輔帝室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除將原發白銀一千兩唱名給散軍士外緣係宗
室出私帑以給軍餉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早災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稱本年自
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生發盡行枯死夏
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理合申乞轉
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委自三月以
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
布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

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
宗休養之德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
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
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
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
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
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
如蒙乞 勅該部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
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
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

是軍國之需天下幸甚

請止 親征疏

十四年八
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門
題內開南京守備叅贊官連奏十分緊急軍情相應
急爲議處合無請 命將官一員掛平賊將軍印充
總兵官關領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銳官軍三千餘
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交兌正馱馬匹關給軍火器
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報就便會合各
路人馬征進再請 勅都御史王守仁選調堪用官
軍民快親自督領於江西東南要路住劄把截相機

陽明先生卷四
行事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叅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兵
統領定擬住劄地方聽調策應剿捕再請 勅一道
齊付都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原任蕪巡撫江
西地方前項所報軍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勘再
有的報聽前項領軍官出給榜文告示徧發江西地
方張掛傳說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
者量其功蹟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戶
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
具奏定奪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這江西寧王謀
為不法事情重大你部裏既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

率六師奉 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
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
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
日具本奏 聞之後調集軍兵擇委官屬激勵士氣
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墟其巢穴本月二
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連日大戰至二十六日
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
擒獲賊從俱已掃蕩閩廣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
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而
迂踈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辨此是皆 祖宗在天之

靈我 皇上聖武之懋昭本兵謀畧之素定官屬協
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節次具本 奏報外竊惟宸
濠擅作辟威虐焰已張于遠睥睨 神器陰謀久蓄
於中招納叛亡 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迹廣置姦細
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 大駕必將
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
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 闕門式昭天討然欲
赴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尚有存者
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况平賊獻
俘回 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

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犯督解
赴 闕外緣係獻俘誠以昭 聖武事理為此具本
專差舍人金昇親齎謹具題 知

奏留朝覲官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臣駐軍江西省城據各領
哨知府吉安府伍文定贛州府邢珣袁州府徐璉臨
江府戴德孺撫州府陳槐饒州府林城廣信府周朝
佐建昌府曾璵連名呈稱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例應朝 覲近因寧王謀反蒙臣督委各職并各縣
掌印正官領兵征討今雖掃平尚留在省防禦及安

輯地方未得回任其各縣掌印官雖未曾領兵緣各
在任防禦城池措辦糧餉况布按二司及南昌府知
府鄭瓛瑞州府宋以方俱自本年六月內先被拘執
未經復職管事南康九江二府亦被殘破近方收復
前項文冊多未成造緣查舊規行期在即恐致遲悞
合行呈乞奏知及通行各府州縣將冊造完行委
佐貳首領官負齊繳應朝及布按二司亦乞裁處施
行等因到臣據此為照三年述職係朝廷大典例
該掌印正官赴京應朝但今叛亂雖平地方未輯徵
調尚存瘡痍之民湏撫旱荒猶熾意外之患當防况

各官在省方圖防守之規未有還任之日若不查例
奏留未免顧此失彼後悔無及合准所呈欲候奏請
命下之日行令各府州縣佐貳首領官齊冊應朝復
恐遲誤除一面通行各府州縣造冊完備行委佐貳
首領官依期啓行其布按二司候有新任官員及南
昌府行見在通判陳旦各造冊赴朝其九江南康府
縣并南昌新建二縣委係官俱戴罪聽候吏部徑自
裁處外緣係朝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奏聞 淮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近該 淮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已
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 案驗內稱本
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汭等處住
劄尅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任全善前來饒州府守
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雨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
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勦及照知府
林城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
看得寧王敢爲逆謀肆奸天紀提督都御史王 首
倡忠義作率智勇身任國家之急事關 宗社之虞
殿下藩翰之親憂心旣切饋餉之助於理爲宜且本

啓奉 令旨長史司將發下銀五百兩差官胡祥等
速齎前去少資提督軍門之用敬此敬遵除將銀兩
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照
得先該 益府出帑餉軍助義効忠已經具題外今
淮王殿下亦能不靳私帑以助軍餉良由身同休戚
之情心切門庭之寇所致伏望 皇上特勅獎勵以
彰 淮王殿下助正之心以爲宗藩爲善之勸天下
臣民不勝幸甚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二十四年八月
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兩廣監

陽明先生卷四
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各紙牌前事俱奉本院送發犯人
裘良輔等二百六十六名轉送本司問報等因依
蒙問得犯人裘良輔招係南昌府新建縣三十二都
民納粟監生給假在家正德九年九月日不等與同
在官南昌前左二衛舍餘楊滋楊富軍餘董俞周大
貴及指揮何鏜等家人何祥曹成等各不合出入王
府生事害人向未事發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
王謀反良輔與楊滋等各因畏懼寧王威惡各不合
知情從逆做兵領受盤費銀二兩米一石跟同前去
安慶等處攻打城池各將銀米費用訖於七月十二

等日行至湖口等縣思係叛逆懼怕官兵就行四散
逃回各被南昌等府縣統兵知府等官并地方人等
陸續拿獲解赴提督王都御史處蒙將良輔等一百
八十四名轉送謝御史將夏景周大貴熊受等八十
二名轉送伍御史俱發按察司審問蒙將良輔等研
審前情明白取問罪犯楊滋等二百六十五名各招
與裘良輔楊滋楊富王偉夏景黃俞周大貴何祥曹
成丁進受楊慶童楊貴萬徐七萬羊七徐四保孫住
保周江胡勝福朱潑養宋貴王明熊明秦蘭王仲鑑
張維朱其添喜蕭崇真朱祥彭隆保徐仕貴郭宣舒

鑿萬岳蕭述羅俊江潮漢魏鳳萬三羅秀熊福蕭曰
貴蕭勝雷天富蕭文尹天受胡進保李鑿鄭鳳黃信
劉勝殷醮仔甘奇余福童郭進福沈仕英李洪珊許
鳳李景良江鑿江仁李欽鄧倫胡福受譚黑仔趙正
七朱環二鄒秋狗陳良二聶景祥魏仲華王福李壽
余珏王貫劉松牛才陳珂陳興陳劍劉添鳳余似虎
甘朴謝天鳳鄭貴沈昌容萬清向楚秀郭鑿丁勝福
萬全龔受熊六保陳諫何晚仔王杰一王琪胡宣楊
正曾受王鳳王明雷清皮志淵鄒奎高馮軒四毛守
松熊天祥李伯錦楊子秀陳天一廖進祿魏紹魏天

孫吳富陳昭弟李伯奇姜福廖奇四夏戛奇陳善五
羅勝七郭謹羅璽朱長子陳瑞竹漢王寬江天友陳
良陳召一陳子政盧蕭勝馬龍陳大倫陳子倫李錢
陳九信徐義徐釗劉儀熊孟華王尚文王天爵傳十
三徐受萬奇趙仕奇鄭朴馮軒二馮進祿周孟貞周
江劉朋唐朝賢歐陽南馬興周興王毛子秦進興羅
興李保一萬元林三十八馬爵張進孫高四譚受吳
俊萬鏜熊守貴錢龍胡通金萬春曹太喻欽劉後濟
胡二王世通魏友子楊章熊祿能尅名童保子涂景
陳四保許虎保熊受蕭文榮楊廷貴羅富丁關保江

仕言劉貴丁朋歐陽正王引弟熊富唐天祿王貴周
受丘松胡秀李福洪江曾興丘桂劉鎮釗山蕭清夏
勝四夏由孫甘繼張錦謝魯仙熊華謝鳳夏龍婁奇
陸仲英余勝虎李進胡勝阮天祥張全彭天祥洪經
仔徐受樂福張奇馮進隆馮詔馮喜子楊燁揭文興
萬孔湖易忠黃延曹天右徐大貴蕭曰高蕭曰廣李
鑿吳顯二李貴陳英陳昇李勝祖蕭天佐陸九成郭
欽楊順丁祖李萬杜楊鑿袁富楊黃子吳文張鑿方
燦萬天鑿胡進童黃勝德涂祖唐歷所犯除不應輕
罪外合依謀反知情故縱者律斬決不待時但寧王

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各犯從逆雖是
可惡原情終非得已及照南昌前衛軍餘多係脅從
被殺見今軍伍缺人合無將各犯免其前罪俱編發
本衛永遠充軍庶使情法交申衛所填實呈詳到臣
叅看得裘良輔等俱曾從逆應該處斬但該司叅稱
寧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據法在所
難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則失於輕處斬似傷于重
合無俯順輿情乞 勅該部查照酌量或將各犯免
其死罪令其永遠充軍不惟情法得以兩盡抑且軍
伍不致缺人緣係恤重刑以實軍伍事理爲此具本

請旨

處置官員署印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劫奪江西都布按三司并南昌府縣大小衙門印信臣隨調集各府官軍民快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當於府內搜獲前項印信共計一百六顆到臣收候已經捷報外今照寧王已擒餘黨誅戮地方幸已稍寧所有三司府縣衙門俱係錢糧刑名軍馬城池等項重務關涉匪輕况今兵亂之後人民困苦不可一日缺官幹辦撫輯但三司等官俱係被脅有罪人數若待別

除官員到日非惟人心惶惑抑且事無統紀臣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將三司印信布政司暫令布政使胡濂按察司暫令按察使楊璋各戴罪護管隨該新任叅議周文光按察使伍文定先後到任各已替管外其都司暫令都指揮馬驥提學道關防令副使唐錦南昌道印信令僉事王疇南昌府印信令知府鄭璣南新二縣印信令知縣陳大道鄭公奇各戴罪暫且管理外及照南昌前左二衛并各撫所衙門印信俱各無官管理除用木匣收盛封發按察司仍候事寧有官之日該司徑發掌管外緣係處置官員

署印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二乞便道省墓疏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
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齒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

加疴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哭畧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槍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

六陽明別錄卷四
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
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
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
王逆黨皆仰賴皇上神武廟堂成筭悉就擒獲地
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
生之樂莫不感激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
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
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伸前請伏
望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

葬事臣不勝哀懇苦切祈望之至

處置從逆官真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據南昌府知府鄭璫自
寧王賊中逃出接到本月二十六日又據領兵官臨
江府知府戴德孺等臨陣奪獲先被寧王脅去巡按
監察御史王金戶部公差主事金山左布政使梁宸
叅政程杲按察使楊璋副使賀銳僉事王疇潘鵬都
指揮同知馬驥許清都指揮僉事白昂守備南贛都
指揮僉事郝文并脅從用事叅政王綸及據先被脅
從令赴九江用事僉事師夔先被脅從賊敗脫走鎮

守太監王宏各投送到臣照得先因寧王宸濠於六月十四日殺害巡撫右副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將各官綁縛迫脅時臣奉命福建勘事行至豐城聞變顧惟地方之責雖職各有專而亂賊之討實義不容避遂連夜奔還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南贛等府軍兵捐軀進勦至七月二十日攻破省城搗其巢穴隨有被脅在城右布政使胡濙叅政劉斐叅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僉事王紀各投首到臣彼時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督兵擒獲宸濠并逆黨李士實劉吉凌十一等臣已先後具本

奏報去後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會集知府伍文定等將各事情逐一研審得布政梁宸等各執稱本年六月十三日寧王生日延待各官酒席次日進府謝酒不期寧王謀逆喝令官校多人將前各官并先存後監故戶部公差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宏原任叅議今陞陝西叅政楊學禮等俱各背綁要殺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押出斬首其餘各官俱扭鐐發儀衛司等處監禁王綸留府用事知府鄭璫先被寧王誣奏見監按察司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緣事在省本日俱拏監儀衛司差人將各衙門印信搜奪入府後叅議黃

宏主事馬思聰各不食相繼在監身故寧王差人入
監踈放各官杻鐐王疇鄭璣二人不放本月三十一
日將梁宸胡濂劉斐賀銳各放回奉司本日寧王傳
檄各處令人寫成布政司咨呈備云檄文轉呈府部
自將搜去印信印使付與梁宸僉押梁宸不合畏死
聽從僉押訖本月二十三日寧王告廟出師祭旗加
授王綸贊理軍務與劉吉等一同領兵王綸不合畏
死聽從本日又差柴內官等帶領人衆將兩司庫內
官銀強搬入府梁宸賀銳在司署印不合畏死不行
阻當本日將楊璋仍拘儀衛司各官改監湖東道本

月二十六七等日寧王差儀賓李琳等將伊收積米
穀散給省城軍民以邀人心着令程杲潘鵬監放各
不合畏死到彼看放二十七日寧王因先遣承奉屠
欽等帶領賊兵往攻南京各賊屯劄鄱陽湖上久候
寧王不出自行攻破南康九江掠取財物二府人民
走散寧王要得招撫以收人心押令師夔前去曉諭
不合畏死往彼安撫本月二十八日寧王因要起程
往取南京恐省城變動欲結人心又差僞千戶朱真
送銀五百兩與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杲許效廉
各不合畏死暫收入已又將銀七百兩送按察司楊

陽明別錄卷四
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亦不合畏死暫收
入已又押令劉斐王玘替伊巡守并押令許效廉賴
鳳替伊接管放糧各不合畏死守城放米七月初一
日差人將胡濂唐錦送還本司楊學禮放令之任將
梁宸程杲楊璋賀銳王疇潘鵬馬驥許清白昂郊文
鄭巖宋以方脅拘上船隨行分投差撥儀賓等官張
嵩等帶領舍校看守又將銀二百兩差偽千戶吳景
賢分送梁宸胡濂劉斐許效廉等及差萬銳送銀三
百兩分送楊璋唐錦賀銳師夔潘鵬賴鳳各又不合
畏死暫收入已本月初八日至安慶見攻城不克因

潘鵬係安慶人差今逃引禮白泓押同潘鵬不合畏
死聽從賫捧檄文到彼招降本月十五日寧王因聞
提督王都御史兵將至省回兵歸救省城行至鄱陽
湖地方屢戰屢敗至二十六日早蒙大兵突至寧王
被擒各官因得脫走前來知府宋以方不知存亡等
因隨據布按二司呈開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杲
許效廉按察使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
各令家人首送前銀各在本司貯庫等因尤恐不的
吊取見監擒獲逆黨劉吉屠欽凌十一等各供稱相
同爲照叅政王綸脅受贊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

降撫民情罪尤重王綸師夔又該直隸湖廣撫按等衙門各具本叅 奏知府鄭瓏已經別案問結奏請俱合候 命下之日遵奉另行外叅照布政梁宸叅政劉斐程杲叅議許效廉副使賀銳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或行咨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於迫脅事已涉於順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郊文或被拘於城內或脅隨於舟中事雖涉於順從勢實由於迫脅以上各官甘被囚虜而不能死忍受賊賄而不敢拒責以人臣守身之節皆

已不能無虧就其情罪輕重而言尚亦不能無等伏願 皇上下奮軋剛取其罪犯之顯暴者明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憫者量加黜謫以存罪疑惟輕之仁庶幾奸諛知警 國憲可明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該臣與舉義兵勦除逆賊攻開省城本日進城之後隨據都布按三司首領等官邢清等南昌府等衙門同知等官何維周等各投首到臣于時逆賊未獲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本月二十六日宸濠就縛逆黨盡擒除已 奏報去後

陽日另錄卷四
隨拘邢清等到官審得各供稱本年六月十四日寧
王謀反將鎮巡三司等官俱各被綁脅當將孫都御
史許副使殺害隨差人將南昌府同知何維周通判
張元澄檢校曹楫南昌縣知縣陳大道縣丞王儒新
建縣知縣鄭公奇南浦驛驛丞王洪南浦遞運所大
使張秀俱拿紐繚發監儀衛司隨將各官行李并各
掌印俱搜檢入府彼有邢清與本司都事翟瓚檢校
董俊理問張裕案牘陳學司獄張達廣濟庫大使胡
玉副使姚麟織染局大使秦尚夔副使戴瓚按察司
經歷尹鷗知事張澍照磨雷燹都指揮使司斷事章

潘吏目周鶴司獄沈海南昌前衛署指揮僉事夏
春經歷周孟禮鎮撫忻偉呂昇正副千戶徐賢鄭春
張斌傅英唐榮杜昂李瀚陳偉姚鉞吳耀百戶徐隆
陳韜張綱王春龔昇陳詔馮淮黃鑑李欽梅楞茹富
陳瓚王昇呂輔趙昂董鈺姚芳劉麟李琇李祥陸奇
南昌府儒學訓導張桓瞿雲汪潭稅課司大使楊純
廣濟倉大使左儀副使王大本李譜守支大使卓文
正陳琳副使鄧諤李彬南昌縣主簿張譽典史方汝
實儒學訓導達賓新建縣縣丞劉萬鍾主簿熊辟典
史楊儒儒學訓導區賓金清俱各聞風逃躲不曾被

拿後寧王臨行將何維周等釋放又將知事張澍拘
拏上船至今未知存亡本年七月二十日蒙大兵征
勦攻入省城邢清等方得奔走軍門投首等因據此
除將各官羈候其鎮巡并三司堂上官南昌府知府
另已叅奏外叅照邢清等被執不死全無仗節之忠
聞變即逃莫知討賊之義俱合重罪但責任既輕賊
勢復盛力難設施情可矜憫合無行撫按衙門依律
問擬以爲將來之戒惟復別有定奪

收復九江南康叅失事官員疏

十四年九
月初十日

據委官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饒州府知府林城

昌府知府曾璵廣信府知府周朝佐各呈先因寧王
謀反奉臣案驗備行各府起兵擒勦各遵依先後會
集市汭等處刻期破城之後又奉臣牌照得九江南
康二府先被寧王攻破分留逆黨據守城池西扼湖
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 宗社威靈幸已
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分布
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
分兵勦復牌仰知府陳槐林城前去九江曾璵周朝
佐前去南康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以扼賊人之
咽喉平靖反側以剪逆黨之羽翼居民人等不幸被

脅或因而逃竄者就行出給告示分投撫諭使各回
生理務將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
有司之職以理度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
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
焚掠屠戮之故具由回報以憑叅拏究治等因依奉
陳槐選帶知縣傅南喬陶諤等林城選帶知縣馬津
趙榮顯等曾璵選帶檢校典節知縣余瑩縣丞陳全
等周朝佐選帶知縣譚縉杜民表等各兵快一千餘
名由水路分哨勦賊七月二十四等日寧賊回援省
城舟至鄱陽湖等處與吉贛等官兵相遇大戰賊等
各行領兵連日在湖策應與賊對敵撫州府官兵擒
斬賊犯共二百九十餘名顆饒州府擒斬賊犯共五
百餘名顆建昌府擒斬賊犯共四百八十餘名顆廣
信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顆陸續各解本院轉送
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處覈實處決審發訖各官隨
各統兵直至九江南康府地方照臣牌內行事知府
陳槐林城呈稱先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同該府知
府汪穎等亦行督發瑞昌等縣兵快與同九江衛掌
印指揮劉勳等收召操軍前來聲復城池被賊探知
官兵齊集先行望風逃遁九江軍兵至城守劄仍又

分兵追至湖口等處勦殺賊黨職等入城撫回逃竄男婦萬餘名口復業生理會案行拘九江府衛里老旗軍查訪得副使曹雷先於六月初二日帶同通判張雲鵬前往彭澤縣水次兌糧知府汪穎先因瘡痢兼以母病不能視事於十五日暫將印信牒行推官陳深署掌庫藏未經交盤至十七日丑時德化縣老人羅倫口報寧王謀反殺害巡撫等官彼有汪穎會同陳深并劉勳等點集城內官軍機兵火夫上城照依原分南門迤東由盤石門福星門城上朶子軍衛把守南門迤西由湓浦門至望京門城上朶子有司把守東門把守官指揮丁濬等三十四員南門把守官指揮蕭綱等二十一員西門把守官指揮孫璋等二十員九江門把守官指揮董方等十二員福星北門把守官指揮李泮等十八員共一百零五員該衛軍人先因放操回屯數多一時不能齊集十八日卯時逆黨涂承奉等領船二百餘隻裝載兵至福星北門外劄營就臨城下喝叫開門指揮李泮等不從各賊忿怒分兵燒毀西門外軍民房屋潯陽驛官廳等處殺死虜來四人臨門祭旗隨用銃砲火槍火箭等器併力攻打至辰時賊遂梯援上城泮等俱各逃散

被賊將鎖鑰打脫擁入口稱省城南康等府俱已收服巡撫等官俱各被害官民不必逃散只將印信來降時注穎陳深劉勳等俱在各把門守因見力不能支同德化縣知縣徐志道并前各門把守指揮千戶鎮撫及府縣儒學訓導倉場局務大小官員各懷印信從南門逃避去訖內九江衛左千戶所百戶白昇馬貴各遺失本所銅印一顆隨被各賊將太盈庫銀九千一百七十兩零德化縣寄庫銀二百六十三兩零湖口縣寄庫銀四百五十九兩零鈔廠寄庫銀三千餘兩司獄司囚重犯十二名輕犯二十九名廣盈

倉糧米二千四百四十石零盡行劫取釋放又將軍器庫盔甲刀槍劫去共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四件九江衛被賊劫去軍器二千六百三十九件演武廳軍器一萬六百三十件并響器八十餘件鎮撫監賊犯蔡日奇等七名盡行劫取釋放及燒毀大哨船五隻軍舍房屋七十六間蕩去大哨船二隻小哨船十一隻德化縣被賊將縣庫銀共三百二兩零預備倉稻穀一萬七千二百石零縣監輕重囚犯二十名盡行劫放及燒毀官民房屋七百五十九間殺死男婦一十五名潯陽驛被賊燒毀官廳一座耳房二間

及站船鋪陳等物惟指揮劉勳將兵備衙門賞功支
剝銀三十兩六錢及贓罰銀三十二兩并運軍行糧
折銀二十九兩六錢收貯私家捏開在衛被劫事涉
侵欺及查九江府鈔廠寄庫銀兩行拘庫子皮廷貴
等審供侵分料銀一千一百零六兩四錢情由在官
將各犯送府監候拘齊未到人犯追問回報及查得
僉事師夔持奉偽檄前至九江安撫因見府衛等官
不從僞命駕船去訖續查得該府所屬湖口縣於六
月十七日酉時被逆黨熊內官等押兵到縣因無城
池知縣章玄梅等帶印暫避縣後嶺背集兵次日對

敵殺死逆黨魏清等被賊殺死民快壯丁共一百二
十名殺死居民一十一名放出縣監重囚三名輕犯
一十一名燒毀官屋二十間民房一千八百三十五
間本縣官庫銀兩先已窖藏及各衙門印信俱各見
在止被劫去在倉米一百五十九石在庫皮盔鐵銃
弓弩三百件鐵彈子三十二斤及衣服靴鈔等物并
將遠近年分卷冊俱各毀壞彭澤縣於六月十八日
卯時被賊蜂擁上街延燒房屋吏舍一百餘間並無
擄掠男婦當有知縣潘琨督同巡捕官兵守保印信
倉庫錢糧文卷俱全德化縣於六月十七日被從逆

護衛指揮丁綱等統帶旗校到屯點取軍丁致被驚散鄉村男婦該縣嚴督兵快人等保守城池俱各無虞除重複查勘明白將湖口彭澤二縣被害人民行令該府斟酌被害重輕將見在錢糧加意賑恤其德化縣被害之家緣無錢可支已行該府徑申本院請發錢糧賑恤使被害殘民得以存濟職等仍行多方撫諭激以忠義戒以勤儉人皆感服遵聽遂有更生之樂等因又據知府曾璵周朝佐呈稱查勘得南康府六月十六日夜被賊船一千餘隻衝入本府被有該府通判俞椿推官王詡公出未回知府陳霖同知張祿通判蔡讓因見城池新築未完民兵寡少同附郭星子縣掌印佐貳并府縣儒學倉場局務等官各帶印信潛避廬山賊遂入城殺死官舍民快劉大等一十二名被搬劫府庫金一兩五錢零紫陽遺惠倉原貯穀一千七石零劫放府獄重輕囚犯一百一十一名燒毀六房卷宗黃冊及掠劫居民房屋家財知府陳霖等潛住各鄉集兵陸續擒斬賊犯共二百三十餘名顆至二十七日餘賊五百餘人奔來河下知府陳霖同州縣各官督兵擒斬賊犯一百餘名顆適遇委官知府曾璵周朝佐各帶官兵自王家渡一路

追賊到府協力勦殺各起餘賊又擒殺賊共三百三十餘名顆各解審訖查得星子縣知縣王淵之被賊追跌致死署印縣丞曹時中當將印信付與吏熊正背負同主簿楊本祿俱入廬山曹時中逃躲不知去向兵快胡碧玉等五名被賊殺死及劫虜居民男婦徐仲德等五十八名口焚燒房屋并劫掠居民共五百三十六人家劫放獄囚弓正道等四十四名縣廊庫銀九十七兩零及贓物鈔貫俱被劫去止有銀二百一十三兩四錢八分係庫子戴汶泗收藏回家首出還官陸續擒獲賊犯顏濟等二十名又查得都昌

縣原無城池聞賊入境署印主簿王鼎典吏王仲祥率兵迎敵保守倉庫俱不曾被劫被賊殺死滄死兵快居民段容等三十一名焚燒劫掠居民共一千二百一十六家又查建昌縣原無城池逆黨儀賓李世英等帶領賊兵三百餘名來縣知縣方鐸縣丞錢惠主簿王鉞同儒學教諭唐汶等見勢不敵各帶印信潛避集兵當被李世英將獄禁囚犯熊澄等八十四名盡行劫放並無劫掠焚燒倉庫錢糧官民房屋隨被方鐸陸續擒獲李世英等一百七十五名口解報訖又查訪勘得安義縣新創城池未完被逆黨旗校

火信等領兵到縣將官廳燒毀三間六房文卷俱被
棄毀知縣王軾因見賊勢衆多退避集兵主簿董國
宣因男董茂隆投入寧府懼罪逃走儒學訓導陳仕
端等亦隨縣官避出其倉庫獄禁居民房屋俱不曾
被焚劫王軾同各官前後領兵擒斬賊共一千餘名
顆轉解訖撫回南康府各屬縣復業逃民一萬二千
四百餘家遵奉通行各屬暫令管事及賑恤事宜另
行申請等因各呈到臣會同各官訪勘相同臣等議
得九江南康府衛所縣大小官員均有守土之寄俱
犯失事之律欲將各官通革管事待罪緣地方殘破

之餘又係朝覲年分無官可委更代姑從權宜暫
行管事其各府縣被害人民并缺乏軍資已於先取
見在錢糧內量數查發前去賑給外參照九江地方
當水陸之衝據湖湘之要朝廷以其控帶南圻屏
蔽江右實爲要地故既有府衛之守又特爲兵備之
設其城池三面臨水地勢四圍險固平時守備若嚴
臨變必難驟破各該守備官員安於承平寬縱軍士
雖預知賊報而倉惶無備及一聞賊至而望風奔走
指揮劉勳除監守自盜官錢外與李泮等棄城先遁
致賊殘破知府汪頴推官陳深知縣徐志道等因見

守戰無兵亦各懷印逃難百戶白昇等一印不保安
望守城副使曹雷職專兵備防守不嚴雖城破之日
偶幸不與而失事之責終爲有因再照南康地方固
稱土瘠民稀然亦負山阻水雖新創之城尚爾修築
未完而守土之職惟當效死勿去該府知府陳霖同
知陳祿通判蔡讓星子縣主簿楊永祿等畏縮無備
逃難棄城湖口建昌二縣知縣章玄梅方鐸聞賊先
遁致殘縣治安義縣知縣王軾賊黨在境不知先事
之圖後雖有功無救地方之變彭澤縣知縣潘琨都
昌縣主簿王鼎等印信倉庫雖獲無虞而都昌被賊
殺死兵快彭澤被賊燒劫居民失事之責亦有攸歸
星子縣縣丞曹時中安義縣主簿董國宣一則脫逃
不首一則縱子投賊至於各該府縣首領儒學倉場
局務等官雖無守土之責俱有棄職之罪以上各官
求情固有輕重揆義俱犯憲條雖有後獲之功難掩
先失之罪及照近年以來士氣不振兵律欠嚴蓋由
姑息履行激勵之方不立規利避害者獲免委身効
職者難容是以偷靡成習節義鮮彰伏望 皇上大
奮乾剛肅清綱紀乞 勅法司叅詳情罪輕重通將
各官究治如律雖或量功末減亦必各示懲創庶有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四
作新之機足為將來之警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四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五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
三月二

十五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偽

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失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敕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

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群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洵洵

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為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為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為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間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所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闕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詒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前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

計窮勢迫匿而為奸肆而為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
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恠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
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剥之
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
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
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
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齧肉以啖口
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剋之弊又有漁獵之奸
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

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
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
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剋其腹腎
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
夫戶部以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今歲額之
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
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
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
乞 敕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
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

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
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
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
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
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
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
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
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計處地方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
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
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
監察御史唐龍議照竄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
其於民間田地山塘屋宇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
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撫別事抄收有中人家者
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
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
以增租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

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 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 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閔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委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繼發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濶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

實未分 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 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

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為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平空櫃紙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二府占據多屬踈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

見有官房如蒙乞 敕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碍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一縣充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 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

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
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
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
之產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
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
聚人曰財惟陛下審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水災自劾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
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

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
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
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
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
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
舟經行於閭巷潰城决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絕惟聞
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
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 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
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
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

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
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
是之時雖使稷契為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
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偃然坐尸其間譬使
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
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
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
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
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
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

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
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
遠邇乃勞八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
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
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
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
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
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
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為計
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

禪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
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疴羸衰耗視
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
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
憤而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
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
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
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
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遵奉 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
兵征剿間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鈞帖欽奉 制敕內
開一遇有警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設伏剿捕務
俾地方寧靖軍民按堵蒙此臣看得宸濠虐焰張熾
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一
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
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
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
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脩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
憂御史張鰲山先任淞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
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致仕按察
使劉遜參政黃繡閑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
七月初二日宸濠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
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
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
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
等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
文定等攻廣閩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於
新舊墳厰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領兵
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宸
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兵四面驟
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樛及僞太監萬銳
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
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
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
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
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
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

追躡宸濠向往相機擒剿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
督同知府伍文定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
指揮余恩領兵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
等各領兵四面設伏二十三日復得謀報宸濠先鋒
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
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
面擊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
五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
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日
臣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四面而集火及宸濠

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
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
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
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
丁瞞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
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
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杲布政
梁宸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落
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
十餘里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樵舍等

處又復擒斬千餘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
槐等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
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叅
贊尚書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
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
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
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敕諭但有
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有
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
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

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
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
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咨為
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稱合無本部通行申明今後
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
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
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
重叅究决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蒙
欽差總督軍門發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
反叛事情安邊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

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勦續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統率
六師奉 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
平虜伯朱彬等并督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憲
等亦各繼至南京臣續又節該奉 敕如或江西別
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要及時遣兵策應毋
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烝淫姦暴腥
穢彰聞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
威所劫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
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之所致也及照御

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府伍文定邢
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
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
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
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廷
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
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
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
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監進士郭
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

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
征勦亦已難得伏望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
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
音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四乞省葬疏

十五年閏八
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
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即從彼
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
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
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

一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
圖俟 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
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
加疋瘠僅存殘喘而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
欲因此改葬臣又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
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
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
哭畧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
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
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

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 恩死且圖報捨攘哀
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
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
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
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
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成筭悉
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
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
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
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
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
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
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
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
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旦暮惶惶延頓
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
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
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
豈能供職盡分爲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

委命以赴 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
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陛下
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
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
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
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毋葬臣亦因得就醫調
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
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下
之日長也臣不勝 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
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昇齎奏去

後迄今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
病纏結與死爲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
牀席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
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
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
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
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
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 國憲
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 朝
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

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
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
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
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危
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為子乎
不可以為子者尚可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
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
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
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
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

圖啣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
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
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罪候命外緣係四
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為此具本奏
聞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
官軍兵快人等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
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為處置軍餉事開稱動
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為急處等情已經通

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為率內將
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為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
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
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
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
有明文一至隨即啓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
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又已散歸就經備行江
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掣兵日
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
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為緊急軍情事

開稱先准江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
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
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
省城又聞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
劄月日未知又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
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
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
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
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
藏俱被寧賊搶劫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

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贓銀
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領
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由會呈
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
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
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宮眷
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贓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
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
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
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
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
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
允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
來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
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
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
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贓官
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劫官庫積蓄刻剝小民脂膏相
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
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

邇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內帑勢
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
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
曾取用伏望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
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為患流離益甚乞
敕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
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允准糧米等項通
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仰備造文
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
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

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
四年稅糧先准叅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
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
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
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為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
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
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
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
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

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
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
續蒙 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為備運糧儲事
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允准錢糧交允遵依節行催徵
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
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
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
二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為地方極疲速賜
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
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

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著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
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
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
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
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叅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
官去任又經呈批叅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
二十日徧歷催償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
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
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
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

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
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
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
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
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
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
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
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
宣布 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
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

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
奏請雖 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
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
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
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
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 奏
已畧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為寇弱者匿而
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鼈號哭載途
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
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 奏免租稅為

言百姓暗暗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爲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旣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旣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群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旣

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操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剗剝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

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 國事身膏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慙之言身營閭閻

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爲借貸或教之典拆忍心於捶骨剥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允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允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叅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

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 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青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 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巡撫地方疏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

門近遭兵火廢毀兼以地址僻隘低窪每遇淋雨潢潦浸灌見今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遷徙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深為未便合行議處為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都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官民沒官房屋及革毀一應衙門可以拆修改造者會議停當呈來定奪毋得違錯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王繼善按察使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和門內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輒遭浸漫近因大軍駐劄人馬作踐俱各倒塌及查巡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偏側俱

難居住欲擇地蓋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歛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惟無從措置查得承奉司并織造機房各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閒地勢頗高規模頗廣合無呈請將承奉司暫改爲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爲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趁時修理如此則工費不繁民力少節實爲兩便緣由呈詳到臣查得先爲計處地方事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奏乞將抄沒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并府縣官員從實覆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

不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充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餘羨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去後未奉 明旨今呈前來爲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茲兵火之餘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沒官房屋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易誠亦兩便似應准議除行該司一面委官趁時修改暫且移駐以便聽理候民困旣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再行議處

勤平安義叛黨疏

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鞠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導照欽奉 敕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

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兇鄙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劫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克承方略首事緝捕雖有小劬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

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
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
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鈞
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
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盜安民之勞
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戶馬喜新建
縣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錠
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七
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恒昭把截九里
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

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
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
七等俱各優恤其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
者錄而人知所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
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修築縣
城尤為便益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冊關繳到司備由
轉呈到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
按察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
家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
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拏獲

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同居
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間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
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
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
入獄門劫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
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劫掠鋪
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魁四等屯兵設
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
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本榮
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

處隨據該司呈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
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
據法即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
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
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
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實申
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勦叛
賊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
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
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即遵照
詔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
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因解京逆黨劉
言陳賢等供攀不已朝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
恐失信于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
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略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
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
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橋一身朝廷之處可謂仁
至義盡矣為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朝廷浩蕩
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効款自相分別洗滌
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略不改創輒
敢抗逆官府衝縣劫囚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
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尚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
之徒繆以危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
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略同准依
所議姑且未即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
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
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
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
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背叛情由備細呈來

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
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
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密喚楊姓
良善戶丁楊庸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
以犒賞着令分別良善止捕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
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
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
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挾
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擄船奔入鄱陽湖欲即率兵追
勦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

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
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巡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
會同巡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
四面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巡兵備點選兵快就行
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踪設法勦捕就經
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官
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竄貽
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劫另行
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夜前
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於

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
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領密取知因鄉導
四路爪探或躡賊踪或截要路或歸防縣治張疑設
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
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內支給及差官齎執令
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
令及退縮逗留侵擾良善者遵照 敕諭事理就以
軍法從事各官俱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
以靖地方若畏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
存決難輕貸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

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
奉 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
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吏兵人等
及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
支剩軍餉銀兩除已犒獎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犒
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屬男
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修築該縣城垣支用擒獲賊
犯鞫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造
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楊正
賢等肆其兇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劫

遠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興兵助逆脫漏誅殄略無悔
創乃敢攻縣劫獄聚衆稱亂惡貫滿盈天怒人怨遂
爾一旦掃滅在 朝廷固猶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
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
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策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
馮勲及通判林寬知縣熊价等又各趨事効命并力
于下論各勞績皆宜旌錄臣守仁卧病待罪之餘僅
存喘息幸賴諸臣苟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爲
此具本題 知

乞便道歸省疏

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 勅旨以爾昔
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 召用
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已於本月
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
之 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實皆出於人
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姦當事讒嫉交興非
獨臣之愚悃無由自明且慮變起不測身罹曖昧之
禍冀得因事退歸父子苟全首領於牖下故其時雖
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旣而 宗社
有靈天啓 神聖入承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

之為讒嫉者皆已誅斥略盡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聖人作而萬物睹天下之士孰不顯然有觀光之願而况臣之方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其為喜幸感激何啻百倍豈不欲朝發夕至以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顧臣父既老且病頃遭讒構之厄危疑震恐洵洵朝夕常有父子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少盡菽水權欣之樂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連年苦切之思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於其君者也故臣敢冒罪以請伏望皇上以孝為治範圍曲成特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伸烏鳥之私臣死且圖啣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 奏為辭免封爵普 恩
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
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
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
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
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替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
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替機務歲支祿米
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
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

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
他隨加收錄荐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
乏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
力與之掎角賴 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
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
控籲乃幸天啓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
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
之情使得歸省推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
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
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况於臣之卑鄙淺

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
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
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
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
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爲
陛下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
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
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
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
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假
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
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
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
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
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
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熾人心疑懼退沮
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
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
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必劉守緒王軾等

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
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
遮邀伏擊或替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
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
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
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
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
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
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祕計
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

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開紀
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
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
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
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
說寧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
讎抱冤齋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
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
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措而戮力
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

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
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
所當為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
事者奚足以為功乎臣世受國恩罄身粉骨亦無
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鯁曠况又超擢
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
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顛危命在
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
有是忘已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
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

莫重於忘已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
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
出於誠懇敢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
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
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
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
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
具本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

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
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
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替機務欽此
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替機
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
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
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
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
考見郡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
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臥方熒然瘠疚僅
未殞絕聞 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
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
忘已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殷
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成果臣
一人之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
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闕 朝廷之大
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
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

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

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

事諸人者為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
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眾議
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
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
事諸人者乃或賞或不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
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
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
捐身赴義以來此呶呶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
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追於
眾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
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紅坐而觀望者
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已過矣
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大責而奪
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茂矣而追
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大遠於人
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
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
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
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
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

時邪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
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
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
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
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
不恥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
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
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效其智力以協濟吾
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
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
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
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
石之下劔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
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
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
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
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
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
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
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

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
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
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
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
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
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
臣者遂敢以此自為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
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
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
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
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已
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群憎衆嫉惟事指摘
搜羅以為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
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
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
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
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
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
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
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主上明言其利

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
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
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
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哉徒以
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擗身家棄九族但
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
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
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
之也以為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
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

同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
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
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
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
封爵者故不為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
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
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
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
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該部具
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經憂苦之中

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
激含哀骨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五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六

奏疏六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洵
洵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
之忠 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
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勅遣官獎勞慰
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
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 闕陳謝服滿之
後又連年病卧喘息奄奄苟避形迹 皇上天高地

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覩 天顏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邇
者嘗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顧
廼病卧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
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
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等勘處
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
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
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
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輕舟安卧尚未敢強又况兵

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
病輕出至於憤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
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
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鏞平日素稱老成
慎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
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 陛下將爲
國家弘仁覆文遠之圖所以激勵鏞等使之集謀決
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
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鏞且
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鏞等必嘗深思

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鎮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師慎擇主帥授鉞分相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勛者徃代其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

子而已耳如臣之迂踈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得自效其涓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具本辭免過蒙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

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鏞
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
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
馬裏賚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 國
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 明聖溫旨勤拳
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
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柰秋暑旱澀舟行甚難
至十一月二十日始 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
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

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 陛下一言
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
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
專為諸猥獍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
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
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
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
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
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頓勞亦且不能無倦况
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

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乎則又功歸於上而
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
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
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
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
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
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
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
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
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
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
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
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
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不勝二酋之憤遂不
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
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
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
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
獍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
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

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悴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為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為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

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為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

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為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撮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

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為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

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
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
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
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
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
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
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
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
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
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

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
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
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
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
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
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一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
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
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獯獪之所盤據

動以千百必湏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
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
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
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
臣旣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
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
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
勝受 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
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
他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
迂踈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 命旣已有
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
朝廷之重委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
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
夷猺僮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
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
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
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

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為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閒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為巡撫其於經畧之才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

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鉉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上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 勅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謀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筭胡喜邢相盧保羅王黃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為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因本府

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上司於嘉
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
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
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
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
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
遠遯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
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
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
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

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
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璋又差
人徒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
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
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
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
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岳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
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
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
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

軍馬克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虫附火必損其身
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
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
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日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
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閔念生靈草命赦死立
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
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
頭目王受蘇 黃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
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

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柰緣小人
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
仍立日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近又蒙官兵征勦田
州要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遯山
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
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
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
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
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

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剿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勅獎勵論行賞績該各官復奏惡日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

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

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
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勲蹟
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
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
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
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
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
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
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鏞
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

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
馬裏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當即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
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
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
大計鄭潤朱麒與姚鏞事同一體姚鏞已着致仕鄭
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
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麒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
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
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

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鎮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麒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叅政汪必東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

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事~~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黥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

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

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儉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

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徭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蠱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

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逝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陞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徭獍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

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犴獯而為遠夷
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
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
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
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
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
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
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
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
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

一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
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
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
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
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
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
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
廓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
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
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

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
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
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
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入自為守
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
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
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
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
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
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徃徃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

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
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
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
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
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
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
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
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
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
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

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州休養待聞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論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

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日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

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聖上
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
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
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
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
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
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
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
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
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

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
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
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
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
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
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
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朝
廷恩德以爲朝廷旣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
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
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

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

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 恩本內已經畧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

來接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
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
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
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
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
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
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
定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
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
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

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罪責
快覩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
經久事宜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
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
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 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
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
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

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郛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窵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解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

三陽司另金卷六
三

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徭獞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况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廓廨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管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特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叅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急徭賊乘間出掠叅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

托爲照參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
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
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
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
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參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
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
右布政林富閑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
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
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參將
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
制土官則城廓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
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
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
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
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
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閑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
慮周悉將畧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
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 勅兵部
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
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

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
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
盡復府治城郭廨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
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
註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
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
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

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
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
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
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
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
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
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
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
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旣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
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

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稽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

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日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

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
野之性今所以仍上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
也然一惟上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
獞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積牙
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
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積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
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
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
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
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旣僉同臣猶以爲土

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
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
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
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
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
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
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
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
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
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

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 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决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

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龔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叅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温恤之中消徯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

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湏者

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湏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

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
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
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
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
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蠶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
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
爲嬰曰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
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况各夷告
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勅旨

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
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
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
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
之功猛之暴虐騷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
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
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 表朝賀貢獻又
遣人賫木赴 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
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
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非岑

不陽別錄卷六
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
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
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
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
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
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
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
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
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
之所議如此則 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

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
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
遠近蠻夷見 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
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
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
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
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
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
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
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

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熾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

爲兩得其宜至於恩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旣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旣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

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
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
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
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
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
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
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
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
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
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

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
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朔奸濟雲之謀地小易制
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旣無羽翼爪牙之
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
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
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
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
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
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旣
不失 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

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
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
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
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
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來投順
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
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
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

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
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
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
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
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
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旨陞
廣西布政司右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勅旨
以重其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
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
即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

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
體勢而輒敢慢視勅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為可
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
委西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為人臣者而
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
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
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
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
化州林知舊任南康通判翦緝義安諸賊甚得調
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

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
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
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
累有成績遂擢以為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
過望必且樂為不倦為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
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
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必不過為振厲駕抑急其
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
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
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噐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勅吏部

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勅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峇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時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
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爲砦馬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
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
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忻下甲共二甲擬立
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
司擬以土目黃笋管之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拱甲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為床甲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為婪鳳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下隆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為縣甲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為篆甲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黃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為砦
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
擬立為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為侯周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為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
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為白山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為定羅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為安定土巡檢司擬以

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為

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

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為那馬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為下旺土巡檢司擬以

土目章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為都陽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

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

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

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

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

授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
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
此則功罪之大小授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
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
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
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
功之首也况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
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
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
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

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
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
還領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蠻夷宜有學校但瘡夷逃竄之
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
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
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
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
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六
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
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
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
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
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
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
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來填實之道鼓舞作
新之機也均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
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
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
臣等已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
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
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宜 勅書將南寧賓州
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
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
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
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墮墮而功可責成矣

